

在衡山公园想起徐志摩的生意

□ 宋易寒 (上海, 医生助理)



三月三, 春和景明, 本该和气盛东南, 无奈忽见雨阑珊! 午后雨散, 微风拂面, 空气中夹杂着些许湿润潮热。信步来到衡山公园走走。

站在园前看着赵祖康题写的黑边金字显得异常大气、高雅。我望着那题字出了神, 被旁边工作人员好意提醒: 疫情期间要提前一个小时闭园。

快步走向园内, 左手边可看到楚楚绽放的桃花, 细看上面还散落着雨水, 站在树下, 落英扑簌, 轻轻柔柔地沾在了衣服上; 转而走向另外一边的古樟旁, 一对老夫妻坐在树下的长椅上, 用吴侬软语相谈甚欢。

“最新的房源, 来看看!”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随手递了我一张传单, 便离

开了。想来房产中介这行, 为了生计, 疫情期间也歇不得呀!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, 想到前一阵大火的一部关于房地产中介的电视剧《安家》。如今我走在这历经风雨沧桑的衡山路上, 一幢幢洋房红瓦粉墙, 尖尖的屋顶, 椭圆形的钢窗; 透过花园的栅栏, 隐约可见几棵参天大树从栅栏里面探出头来。

据说徐志摩也曾为生计发愁, 为了满足陆小曼的开销, 这位大学教授、赫赫有名的诗人做起了房地产中介, 无巧不成书, 正是在这条衡山路上, 他开过好几单。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曾写道, 有个叫孙大雨的人, 在衡山路有块地皮, 想卖掉, 徐志摩毛遂自荐, 在里面帮着找买家、谈价格、

写合同、按手印, 然后拿佣金。孙大雨的地皮卖了 6000 块大洋, 两宗交易谈成, 徐志摩按照行规可以拿到 950 块大洋, 相当于他教书月薪的好几倍。徐志摩的中介费大约是 2.5%, 比《安家》中在上海卖房的房似锦中介费还要高一点。这位集飞扬与落寞于一身又永不停止找寻唯一灵魂伴侣的诗人, 1931 年 11 月 19 日在由南京飞北平时遇到空难, 坠机死亡, 后人猜测许是因为陆小曼贪恋上海的浮华奢靡不肯随徐志摩北上, 才最终引发了悲剧。在衡山公园想起徐志摩的生意。此时此景三月三, 仍是和气盛东南。衡山公园, 一颗归隐在闹市中的明珠, 一章清幽静谧的乐曲, 一篇未完待续的散文……



买药之后

□ 周忠华 (安徽芜湖, 职员)

出示了小区通行证, 出大门右拐, 步行百米就是丰源大药房。

门口一张桌子上有本登记簿。见我进门, 药房女工作人员对我说: “师傅, 麻烦您登记下身份证, 留个电话号码。” “我是会员还要登记吗?” “没办法, 这是上面规定的防疫要求, 希望您配合下。” 她面带歉意地向我解释。登记, 扫码支付, 取药。她笑着对我说: “你这师傅好讲话, 有的人来买药, 叫他登记还跟我吵半天。” “关键要互相理解, 非常时期嘛。” 我愉快地回答。

进小区, 戴着红袖章的社区工作者给我量了体温。

午休入梦, 手机响铃。一看号码, 是本地座机号, 很不情愿地接听: “喂, 你哪位?” 一个女声: “您是周忠华先生吗?” “是的。” “是这样, 您刚刚是否买了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?” “是的。我是 9 点后买的, 不是登记了吗? 有问题吗?” 我加重了语气。 “药没问题, 我是丰源药房总部的, 问一下您买这药治什么?” “我痛风犯了, 治痛风的。” “好的, 好的, 我就问一下, 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, 从单位乘车前往工地途中, 手机响了, 以为是快递的小哥电话, 就接听了。 “您是周先生吗?” 一个女声。 “是的, 有什么事吗?” “您昨天是在丰

源大药房买的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吗?” 这一问, 真让我有点激动了: “昨天你们总部不是打电话过问了吗? 我是因痛风犯了才买药的, 怎么没完没了了!” “我们是滨江服务区的。好的, 好的, 知道了, 打扰您了。” 挂了电话, 我很恼火: “买盒药已经打我两次电话了, 搞得像查户口似的!” 同事小代笑道: “上次我买个体温计, 社区也打电话调查呢!”

没想到, 为这一盒药, 当天, 我又接听了第三个电话, 是殷家山居委会的。

放下手机, 想想买一盒药接到这么多电话, 疫情之下, 这些基层工作确实还是很难。